

## 走访黄林古村

潘一钢



林晓 摄

好友林良爽兄曾对我提起湖岭那里有一古村叫黄林,还说,若我有空,可陪我去一趟。可我一直忙忙碌碌,久之,也渐渐地这一事给忘了。

上个星期,龙湾历史学会伟光兄等人要去瑞安采风,也叫上了我。去瑞安的途中,我忽然想起了黄林村,便怂恿他们去那里。没想到他们也感兴趣,于是便与良爽兄联系,恰好做老师的他这日无课,水到渠成,大伙儿就欣然去了。

从市区出来,一路都是平坦道,且宽敞车少,走起来很舒适,只是过了湖岭的六科村后,路便狭窄了许多,弯也跟着多了,山是越爬越高,让人心悬悬的。良爽兄告诉我,此地海拔最高处约在300余米,旧有俗谚曰:黄林三条岭,条条透天顶。这300余米若与青藏高原或西北相比,只是个零头,但在这里看来,还是高得有些吓人。岭接连不断,脚下悬崖

丛生。车在山里头弯来拐去,足足走了一个多小时后,远处绿荫里方才显露出一个颇有规模的村落。渐渐地,车就到了村口,先有木制的牌楼映入眼帘,上悬一横额,书有“黄林古村”几字。

村叫黄林村,以为是黄、林两姓人居住,其实不然。后细问了几位在村口忙活的人,方知村有朱、吴、卢、何等姓,不是山区通常所见的血缘村。问为何叫黄林村,几人摇头皆不知。又问村始于何时,有说是宋天祐间某家族从闽地迁徙于此,也有说清乾隆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听罢,笑着点头致谢,不管如何说,这村笃定是一个历史古村。来如此偏僻的山旮旯里居住的先民,想必总是有缘由的,或是避战乱而来,或是避奸佞陷害而来,或是避灾荒而来,里头自然都有动听的故事,只是我等来匆匆,记录不

了村落的这份珍贵记忆。听说村最繁荣时,有千余人,满村走着的都是大人小孩,笑声、叫喊声、吵闹声、哭声加上锅碗瓢盆的响声,成了人气很旺盛的交响曲。现今,这一切的热闹都消逝了,干把人的村,竟只剩下几十人,且大多是年老力衰的,他们苦守着村落,守着祖宗留下来的这一切破旧和历史。或许我想远了点,某天,当他们都悄然离去时,这古村还会存在吗?

村还是蛮大的,有几百户人家的样子。村屋皆依地势而筑,呈梯式,其材质做工倒不怎么精致,但不规则地坐落着,因而就有了各个角度美。我等进村时,日头正偏向了西,斜斜长长的光影,为这个古村更添了一种诗情画意。须臾,有山风开始肃肃地过来,压低了树梢,压低了四处蓬乱的蒿草,有几只鸡忽地从草丛里跳了出来,开始了引脖鸣叫,声响传得很远,听着时,一种古意的感觉油然而上了心头。我虽也带了相机,只可惜技艺欠佳,拍不出这里的美。

在村落里头走着,仿佛走进了几十年前的过去,只是比过去更寂寥,更冷落。见到四向老屋的门大多关闭着,且上了锁,有锈迹斑斑的,有蛛网交织的;也见到几位老者,坐在自家屋檐下的竹椅上或倚在窗前,很木然地觑着你,且不说一句话,这种人去楼空的景象,这种的木然沉默,让人感觉到了一种莫名的伤感。走在村道上,夕阳把我们几个身影拉得长长的,在光滑石板的路上交错看,变幻着,恰好与此时的心境一般,充满了乱象和茫然。

村是一年在衰败,不少的屋,开始了漏光,坍塌,那些无名的草正透过碎瓦砖头,在屋里的泥地上疯长,形成了很旺很旺的一片,怕是若干年后,老屋终究会被草丛覆盖了去。我想,这不仅仅是覆盖了屋,覆盖的是一个村落及其家族的历史,覆盖的是一段文化符号和记忆。

我们该怎么去面对这一切呢?

## 浪漫相守

金洁

那天去美甲店修指甲,正在我埋头挑选指甲油时,进来一位漂亮姑娘,身后还跟着个帅气小伙子,看上去就是处于热恋中的那种。姑娘修的是脚趾甲,整个修甲过程中,小伙子坐在姑娘对面,专心致志地盯着姑娘的脚丫,像在欣赏一件精美的艺术品,时不时拍拍姑娘的肩膀开心地笑个不停,并为姑娘涂什么颜色耐心参谋,然后他们手拉手离开美甲店。当时我想,或许只有热恋中的年轻人才会抓住如美甲这样的小事来演绎自己的浪漫情怀吧?看大庭广众之下,旁若无人,脚丫我的总是坠入爱河的年轻人,他们的爱炽烈如火,大胆奔放,所有的海誓山盟在这个阶段似乎都显得理所当然。

我家楼下有一对中年夫妇,男的人高马大,女的小鸟依人,是我见过的最为浪漫恩爱的夫妻。住在同一幢楼的7年时间里,我们经常会在电梯里碰到,可从来没有哪次见到他们是单独出入的。不光每次都是成双成对,而且没有一次不是手挽着手的,即便是买菜,也是一人提着一袋,然后各自腾出另一只手相互拉着或挽着。刚开始那阵子,我感觉有点别扭,时间长了,看他们还是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这份牵手的热情,仿佛天生两人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似的,我反倒觉得形影不离的他们成了大家眼中的一道

风景,令人暗生羡慕。有一次,我们又在电梯里碰面了,我忍不住对他们说:你们这么恩爱,从来没吵架吧?女的幸福地笑了,毫不掩饰而又一脸真诚地说:偶尔也有小吵小闹的,不过我们绝对不会在孩子面前吵。那一刻,我眼里的这对恩爱夫妻不光浪漫而且睿智。

同住一幢楼的还有一对耄耋老人,因为上了年纪,而且身材稍胖,行动自然比较迟缓。虽然各自拄着拐杖,但每次进电梯时,老头子都会下意识地去扶老太太一把,老太太总在老头子的注视下颤巍巍地进去,沟壑般皱纹纵横的脸上满是因受宠受怜惜而满足的神情。冬天的早晨,他们会搀扶着到楼下晒晒太阳,夏天的傍晚,他们也一同下楼乘凉。坐在树下石凳上的他们,并没有很多交流,更多时候只是用昏花的老眼有意无意地看一眼对方,然而看似平静的对视却流露出一种难以言表的默契,这默契在不经意之间构成了一幅温馨的画面,里面蕴藏着无尽的浪漫与遐想,我想这就是最浪漫的事。

电视剧《来不及说我爱你》中,尹父对女儿静琬说:两个人的婚姻,到后来就变成了一种相互扶持的感觉,热情慢慢退却了,只有细水长流的亲情,每一天有一些小小的平静的喜悦。其实很多时候,特别是在身体病弱无力或灵魂无处

托付的时刻,我们有多么渴望,漫长的岁月里,能有一个人,在我们容颜枯萎的时候,给予我们深情的注视和默默的关怀。真正的浪漫极致,是在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同时,依然对执在手里的橘皮般的枯手心存爱意。所以,一路走来,我更愿意为老年人如陈年美酒般醇香的情爱所感动。

每见步履维艰的老人搀扶着走过斑马线,每见老态龙钟的老伴牵手走在夕阳的余晖里,我都会忍不住驻足欣赏。当我一次次仰望那些幸福的老人历经岁月磨难经久不衰的爱情时,就会想起英国诗人叶芝的诗句: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



上望往事 15

## 那个年头的零食

蔡桂顺

民以食为天。讲起那个年头的零食,又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那是一个没有肯德基、麦当劳、德克士,就连苹果和糖果都缺乏的年代,所以,想要吃到一些零食是我们魂牵梦萦的事。这从我们对当时一些流行歌曲歌词的改编可见一斑。《外婆的澎湖湾》里有句“晚风吹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被阿塌改为“晚饭吃碗蹄筋,啤酒配生仁(花生仁,带粉红色薄壳的那种)。还有一句“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被阿塌改成“洪湖水呀,卵呀嘛卵打卵,打卵个儿,即煮荷包蛋,那时候招待客人时比较高档的吃食,通常在面条上放一两个荷包蛋。

那时候的我们,满脑子是吃。但是,像荷包蛋这样的美味通常是在去人家做客时或者家里来客时才偶尔享用,平时,我们经常“口丝冷淡”,于是,家里玻璃罐里的白糖红糖,邻居屋前腌在木桶里的菜梗菜心,晒在地上的糖蔗叶中的小糖蔗,甚至晒在竹排上口感并不佳的生番薯丝等,曾经都是我们的美味佳肴。鼻涕塌(瑞安话“坏”),常常狗胆包天,去偷别人家挂在屋檐下供过年用的酱油肉腊鸡。有一次,我家隔壁阿婆晒了一只酱油鸡,是生的,挂在屋檐下晾晒,想等过年时煮熟了当分岁酒的摆盘,结果很不幸被阿塌的贼眼溜到了!好一个阿塌,他每天过来,一旦瞅见酱油鸡旁无人,迅即上前撕下一片鸡肉,转瞬间全身而退。而阿婆眼神不好,只看到那鸡一直好好地挂在那,没有发现细微之处的变化。结果,10来天之后,等阿婆把酱油鸡拿下来,才惊骇无比地发现整只鸡只剩下鸡壳了!

一个霪雨霏霏的初春下午,我和强仔、阿塌坐在柴仓凳上,强仔右手托腮,作美人靠之状,嘴里贪婪地吮着粘了糖的左手手指头,而且是逐一从小指头吮到大拇指!而阿塌正在津津有味地舔着一张大白兔奶糖的糖纸。对面的发财人家的屋檐下,其儿子矮鼻头正在津津有味地嚼着他爹刚从上海带来的大白兔奶糖。大白兔奶糖在那个年代可是身份的象征啊!是稀罕物,瑞安买不到的啊!一般人结婚分糖果,要特地托那些去上海办事的人给带回来。刚才矮鼻头禁不住阿塌和强仔的甜言蜜语外加恐吓威胁,才给了他俩每人半粒,哎,人穷志短哪!怪不得有一次阿塌嘴馋极了,把家里的小白兔牙膏都搨出一大截吃掉了,因为小白兔好歹也是兔啊,何况它也有甜味呢!

那天后来大家还在一起讨论了一个非常实在的成长话题:我长大成人了,最想吃什么?结果,老蔡说自己要去旗儿店(熟食店)独自吃一个鸡腿,强仔是要独自吃一个苹果,阿塌想象力最丰富,说要开一个专门卖零食的食品店,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乖乖,还是阿塌厉害!

说起杂货店,不能不提那时蔡宅桥头那间百货店,柜台一字儿排开几十个玻璃罐,生仁、瓜子、稻秆绳(麻花)、芝麻巧、杏仁酥、双炊糕、姜糖儿、水信、硬糖、爆米花,哎呀,都不知梦了千百回,每当打那经过,我们的口水就会不自觉地流出来。

可是,这些美好的东西只属于大人或有钱人家的孩子,对我们这帮口袋里没有一个子儿的穷兄弟来讲,只能换种方式满足自己的零食欲了。

好在当时专门有一种兑麦芽糖的小贩,每天走街串巷,挑着装了一磅磅乳白色的麦芽糖的筐,手里拿着用来打糖儿的两片铁片,嘴里还唱着当时的一些流行歌曲,方式是“以物易货”。就是说,只要我们家有废铜废铁、废塑料、鸡鸭毛、鸡脆皮、废纸等交给小贩,然后根据小贩的估价,再给你大小不一的糖块。当然在这交易当中免不了要讨价还价,小贩要少给糖,兑糖儿的村民要多给点,于是扯来扯去,最终以小贩再用铁片给你敲点指头儿大小的麦芽糖作罢(废铁废塑料是卖给废旧回收公司的,鸡毛鸭毛卖给做羽绒被服工厂作原料,鸡脆皮卖给制药厂做药)。

因为“以物易货”,所以我们这帮败家子,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挠着腮帮在想,等会儿兑糖儿的来了,还有啥东西可以兑糖哩?

电话

: 65818090

电子信箱

: 941222480@qq.com